



都说闲处光阴易过，有时也不尽然。芒果在他的菊芋园，忙着忙着，夏天就过去了，紧接着是秋天。可是今年的冬天来的好像比往年早。一晃暑假开学都两个月了。入秋以来，学院和沙海市的青年志愿者们过来陆陆续续帮着又种了1370亩菊芋，还陆续建起了七道篱笆，在篱笆墙里也先后栽上了菊芋，粗略算来也足有1180余亩。把两片菊芋加起来，已经达到2500余亩，芒果舒心地笑了。他两颗白洁的虎牙，从嘴唇探出来，闪烁着喜悦的辉光。他一高兴，甚至跑到沙伯川先生坟前，高高兴兴对他的老师说：“看到了吧，老师，黄沙岭离变成绿洲的那一天，不远了。”此时有两只喜鹊，在身旁的树枝上高兴得唱了起来，仿佛在代表老师向他说：芒果，芒果，谢谢，谢谢你！

这天是星期天，他一个人又开始了他的哲学之旅。他如饥似渴的阅读了马克思、黑格尔、尼采、海德格尔、施特劳斯关于哲学的著述，尤其在读完海南大学张志扬先生的《偶在论》后，

他喜悦得流出了满眼的热泪，深为这位哲学前辈的观点所动情，当他和上书本的时候，说了一句：“我是人啊！”他又想到近日菊芋园添丁加口，心情忽然好起来。这时他抬头望望窗外，天下雪了，雪下得很大，菊芋园银装素裹，分外夭夭，让他倍加欢喜。他又开始写诗了：

## 《大 雪》

大雪落下

雪落下

落下

下

飞

扬飞

花扬飞

雪花扬飞

漫天皆白

天皆白

皆白

白

印

脚印

人脚印

谁的脚印

芒果终于忍不住，踩着满地的大雪，回到学院图书馆，再次敲开了弗洛伊德的大门。对这位不速之客，他们并不陌生。显然，芒果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早有着深刻的理解，尤其对弗洛伊德的一些机械动力论的观念，芒果认为就其一般性来说，可以解决某些切肤之痛，但要回答整个人类的社会哲学问题，甚至包括家庭问题，还有很大的局限性。

读书读到这种份儿上，芒果觉得似乎理出了一些头绪。可是很遗憾，当他把先知们为他推导的公式，运用到夫妻关系缓和环节上的时候，又不好用了。

他摸起了电话：“高敏吗？”

“你不用打电话，你好好研究你的哲学吧，或者栽你的魔芋吧，好好吟诗也是可以的。”高敏认为什么魔芋、菊芋都差不多，莫不如叫魔芋更符合逻辑。

在高敏看来，肉体与情感是同时出嫁给婚姻的，二者是缺一不可的，也是不可分的。至于诗歌纯属于荒诞的浪漫，在这个重

视物质的时代，谁还写诗呀！写诗的不是傻子，就是疯子，没有一个精神正常的。只有虎啦吧唧的人，才写诗呢！而读诗的人更是不可救药，放着正经事儿不做，你跟着那些诗人疯子搅合个啥？谈到菊芋治沙更是荒诞不经的蠢行，那么大的沙海，是几棵菊芋就能把流沙止住的吗？当年成吉思汗的二大爷都不管的事儿，你芒果领几个志愿者还有几个破诗人，就能管得了的吗？

高敏父亲看着两个孩子闹腾得有点于心不忍了。有一天，曾经把他俩找到了一起，对芒果说：“要不，我拿出一个亿来，帮你们办移民吧，据说新加坡没有沙尘暴，也不用栽菊芋。”高敏认为这话说得也不错，可是芒果却说：“我一个中国人，去什么新加坡呢？反正我就认准菊芋治沙了。”高敏也不想去新加坡，对这个抱死理的芒果，有时还挺欣赏他的“冥顽不化”。其实她并不在乎他的一根筋，至于栽不栽菊芋，治不治沙，倒无所谓，关键别把人给治了，也就是说，你如果不改变黄沙岭的面貌，也不要紧，关键别让黄沙岭把你芒果的面貌改变了。现在，既然你芒果这棵红树已经出现了情感的偏离，那么我高敏还在意你的肉体枝桠吗？

现在，芒果在电话中说：“为着保持思维的惯性，我这不是想和你进行沟通和联系吗？”

可是高敏在电话的另一端没好气地说，“我现在很忙，没时间听你说话，你去找那些诗人，什么裙子了、袜子了，来保持和这个世界的联系吧。”

这芒果虽然人高马大，可脸皮确是极薄的。只听了一句就放下了。忽然听到外面有人喊：“芒果，你老婆在学院大门口，让车给撞了。”这芒果一想，不可能啊，刚才还在家里的电话中和他没好气的说话呢，现在怎么一下就跑到学院门口来了呢？他也顾不得了，抓了一件衣服披在身上就跑了出去。到门口一看，一个女的倒在血泊里，正在呻吟，他赶紧跑上前去，扶起来叫了一辆出租车，把人送到了医院，这时才想起来看看是谁呢？仔细一看，这不是苗雨吗？

“苗雨，怎么是你呀？”芒果问。

“我去文联领奖，刚好走到你们学院门口，就给一辆出租车给撞了，可是那辆车正在送一个病人要上医院，把车号和手机号留下来我就让他走了。学院的保安过来问我找谁？我一想，在这儿，怕他们不给找，我就说是你的老婆。”苗雨说着又哎呀起来。

芒果把苗雨送到医院，处理完毕又把她送回了家，才返回学院。一进校门口，看见他老婆高敏正在那里恶狠狠的看着他：“王旭刚，你到底有几个老婆，你刚刚放下电话，我想起孩子皎皎有点不舒服，想让你带他去医院看看，没想到哪也找不到你，后来在院办的电话里有人告诉我说，你老婆让车给撞了，还是在学院

门口撞的。我这不好好的吗，你哪儿又冒出一个老婆？”

这时芒果刚想解释，说：“你听我说，-----”

“听你说，过去那么多的巧言令色，难道还不够吗？还听你说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让我说你什么好呢？什么年龄做什么事儿，你也不想想，你都多大年龄了，都快三十岁的人了，都可以尊称你一声大伯了。”

“那也可以，以后你就管我叫王大伯吧，也不要再喊我王旭刚了。”芒果本来想和高敏幽默地开个玩笑，缓和一下气氛。

可谁知这高敏正在气头上，哪有闲情逸致和芒果幽默。一听芒果说出大伯，马上怒气冲冲地说：“这话是应该你说的吗？王大伯，你赶快去心理诊所，我建议你立即看心理医生，我断定，你肯定是精神有问题，发展下去很危险。”

“你消停一会儿，让我说，-----”

“让你说，我也懒得理你，你赶快去看心理医生，不然的话我把你说的话发短信给你认识的诗朋文友，还有那个什么依不依的？让他们劝你看病。”

芒果说：“依君儿啊！那天是依军儿在帮着收菊芋的时候，被菊芋杆儿绊倒了，摔伤了，我安排志愿者去关照她。那天也不是我一个人，十几个诗人呢？”

高敏听后火气十足地说：“十几个诗人怎么了？都不是什么

好东西，你也没必要和我解释，你赶快去看心理医生。”

芒果也不再分辩，扔下高敏，果真去看心理医生了。

他忽然想起女诗人惠沉梅尔在特尔丁大街118号开的开开心心心理诊所，就开车过来了。惠沉梅尔正在接待一位黑人留学生。见芒果来了，笑着朝芒果点点头，用手指了指旁边的椅子，示意他先坐下。他坐下了。惠沉梅尔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在和一对黑人青年男女交谈。这个黑人男青年是由他的女友带着来的。芒果断断续续地听出，大致在询问这个患者患自闭症多长时间了，起因好像是由于给女友买的一串项链，没事先和女友打招呼，不怎么随心，女友三天没理他，从此这位男青年就不讲话了。已经有两个多月的时间，每天低首面墙，长吁短叹的。通过交谈之后，她拿出一盒银针，在患者的脑袋上找出了几个点位，开始行针布穴。处置停当后，让助手斟了一杯水送到患者手里，说：“请您喝点水，等半个小时。”然后转过身来，笑着对芒果说，今天大讲师，怎么有时间光临鄙所？

“高敏让我来看心理医生，我想你在这儿开了一家心理诊所，就过来看看。”

“你有心理问题？”

“也说不好。总感到我说的话，别人总是听不懂。”

“什么话？”

“比如，我说，我和好人走在一起，地球就会高兴地翻跟头，

全人类都会欣喜若狂，呼唤呐喊，不过不要紧，叫唤一个小时，喊累了，也就不会再喊。”

“还有什么话？”

芒果摸摸脑袋，咧嘴笑了一下又说：“比如我在一首诗中说，菊芋覆盖了大片黄沙。又是上弦月，……”

“就这么多吗？”

“还有高敏说我像大伯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就以大伯自居，自称是大伯。”

“够了。你这个病在心理学上是属于心理暗示型抑郁症。通常多见于高智商知识分子人群，当受到某种暗示后，就会进入一种创作想象。想象的结果可以是一首诗，也可能是一句话，一个称谓，还可能带来某种实物的创作冲动。如有的人看了《三国演义》中的木牛流马，受到暗示，就会找来一些木料，花很多时间来制造对他来说毫无用途的木牛流马。”

“啊，是这样。”芒果认真地听着。

“比如你这首诗吧，你一定是夏天傍晚，独自一人站在菊芋园里，看见月亮升起来了，阴历上半月，从月亮的盈亏上看，是上弦月，行星离地球近，也比较的亮，先出来了，这时蚊子也飞起来了，你听到蚊子的声音，想到万年前人类和蚊子共存的情形，展现一下诗人乐观的情境，这无可厚非，关键是当你用它来和对方交流的时候，就得看对象是谁。比如我，你给我看，我感到意

境很美，很欣赏。你如果给别人看，不是诗人，就不一定看好，就会认为你脑子有问题了。诗的语言要求出新，好多时候要打破平常的语言习惯。”

“啊，是这样的。”芒果听了，心情好了不少。

惠沉梅尔去给芒果接了一杯水，接着说：“当然了，这世界好多发明创造都是抑郁症患者创下的，或者说好多发明家、学者都患有抑郁症。比如著名江河环境学专家逢华，就承认自己曾经患过抑郁症。他有一年去三峡，看到一个装满垃圾的口袋上落满了苍蝇，翻滚着白花花的蛆虫，打那以后就得了抑郁症，至今还在抑郁着。当然啦，暗示在一定的条件下，可以转换成启迪灵感的钥匙，从而成为一种创新的动力。这就不是暗示，而是启示了。比如毕加索、比尔·盖茨等人，他们的作品和最初动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被人们接受，甚至把他们这些人看成是疯子。李白当年癫狂，人们以为他疯了，杜甫的‘世人皆欲杀，吾意独怜才’，就从这儿来的。”

“啊，是这样啊！”芒果开始眉开眼笑了。

“你是学医的，后来改修哲学。你在与他人实现交流的时候，也得看对象，对于患者，你可运用哲学思考，辩证治疗，但你不能总讲范畴术语。你总形而上、形而下的，就会把患者讲糊涂了。反之也是这样，你在课堂上讲哲学，就把一系列的医学用语，什么子午流注以及沉浮数滑一类的脉像学术语用在哲学课上，学生

听了就会感到风马牛不相及的。在平时你就得入乡随俗，讲点大众话，用点家常俚语，就会显得平易近人，人家也愿意和你接近，才会融入社会人群之中，才有利于自己的身心健康，这也是不可缺少的。”

“我的确心理有问题吗？”

“总地说，你的心理还是比较健康的，只能说易受某种暗示，有抑郁症倾向。如果引导得好，可以培养成良好的创作兴趣，从而转化成积极的创作欲望，也未可知呢。”

“需要治疗吗？”

“最好出去散散心，和自己思想比较接近的人在一起多聊聊天，把心里的话勇敢地讲出来，保持一种健康乐观的心理状态，还是问题不大的。”

“可是，我总喜欢和比我年龄小很多的人在一起，比如青年志愿者，我觉得和他们在一起才有意思，才有活力。而和我同年龄的人，他们变得越来越保守，观念也越来越旧，而且对改善环境比较淡漠，觉得我们这代人这辈子就这样了，甚至认为子孙的事儿，让子孙自己去解决吧。我和他们在一起感到烦闷，感到有距离。这正常吗？”

“这很正常。一般地说，人有三个年龄，一是心理年龄，二是生理年龄，三是实际年龄。有的人注意接受新事物，爱学习，

也爱运动和锻炼，心理年龄和生理年龄始终很年轻，会大大小于实际年龄。有的人整天和自己过不去，愁眉苦脸的，不学习，不运动，就可能未老先衰了，年纪轻轻就老朽了，变得庸庸碌碌，也是大有人在的。关键看你能否力所能及。其实人和人比还是有很大差异的。蒙塔莱你知道吧？”

“知道。八十多岁了，写出的诗还依然充满着活力。”

“就足以能说明这个问题。当然这需要胆识和魄力，非常人所能及的。至于感到与人有距离这也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差异，算不上什么问题。一般人到了三十岁，就进了而立之年，就是孔子说的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这时人的世界观、人生观基本稳定下来，一般对比你小的年轻人，常常看不惯了，你看不惯人家，人家也看不惯你，这种距离感就是人们说的代沟，不过不要紧，这是可以慢慢弥合的。年龄不是人们交往的障碍，只是反映在不同年龄段人群的身上一种代迹，不要紧的，能不能交流主要是志向和兴趣。在过去有很多忘年交的故事，就很值得人们回味。”

这时，从外面来了一对夫妇，女人尖声尖气地说：“你让惠大夫给评评理。”

男的大吵大嚷地说：“让惠大夫评评理也是你不对。”

惠沉梅尔和芒果点点头说：“来患者了，你先坐着，别忙着走。”

芒果说：“你忙，我也学学心理医生的工作艺术。”

惠沉梅尔笑着走过去，让夫妇先坐下，助手接了两杯纯净水送到两人手里。

惠沉梅尔说：“别急，先喝口水。”

夫妇俩可能是吵累了，也可能是走渴了，端起水杯一饮而尽。接着，助手又给每人接了一杯水。两人心情慢慢平静下来，女的说：“我就是反对他上电脑，打起游戏来，什么活也不干，夜里连觉都不好好睡。”

男的说：“我下岗了，一时也没找到什么活，觉得打游戏也有个依托。”

惠沉梅尔说：“打什么游戏呢？”

男的说：“我在网上经营了一片菜园，怕别人来偷菜，我就得看着，尤其在过半夜不看着，辛辛苦苦种的菜就给人偷去了。”

惠沉梅尔笑着说：“我给你们介绍一个人。”然后把芒果叫了过来，说：“这就是沙海市菊芋园的园主，总经理芒果。”

两人听到面前站着的就是芒果，立即肃然起敬，说：“早就听说了，你的事迹在报上，早就读过了。”

惠沉梅尔说：“既然你喜欢种菜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，你以后有时间到他的菊芋园栽菊芋去吧，多有意义，芒果还可以给你付劳务费。”

男的上来就握住芒果的手说：“我的名字叫辛得利，我从明天就到你的菊芋园上班，好吗？”

芒果笑哈哈地说：“欢迎欢迎，不过我们目前每个月只能发1200元的工资，你看可以吗？”

女的这时变得柔和起来，说：“不多了，我一个月累得像散了架的苦瓜，才挣600元，我的双倍呢。”

两人说着起身，和芒果、惠沉梅尔握了手高兴的告辞走了。

芒果说：“看来你的心理诊所，快成环境治沙的劳务介绍所了。”

惠沉梅尔说：“菊芋治沙，搞好了没准哪一天还真成了全社会的就业岗位呢。”

芒果说：“我正盼着这一天呢。”

他们谈着谈着，半个小时过去了。那个黑人姑娘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说：“医生，时间？”

惠沉梅尔看了看表，说，你先坐着，我给他处置一下。

她把黑人青年头上的银针一根根地提了下来，然后又对他们说了一些注意的事项，两位黑人青年微笑着走了。

惠沉梅尔说：“现在这些年轻人太敏感，压力也大，无论国外、国内都一样，患心理毛病的人很多，如果治疗及时，一般不会有什么影响，不但是你，包括我和每一个人，都存在不同的心

理问题，需要及时调整。你是医学院毕业的，这一点比我清楚。”

“高敏说我有心理问题，开始我还不相信呢，看来还真有心理问题。”

“一个人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，菊芋治沙、看书学习，当然很好，但是也得注意休息，该走动的时候一定要走动，尤其在心情不愉快的时候，更是这样，长期郁闷是不行的。菊芋园诗会确定北方鹤和南海芭蕉组织红树林科考队，去南海考察，你去吗？”

“我正在等着听通知呢。”

芒果和惠沉梅儿聊了半天，就告辞了，惠沉梅尔一直把芒果送出门外，看着芒果高大的身影消失在长街熙熙攘攘的人流之中，才转身回到屋里。

（欲知后事如何，下章更精彩）

（本期题目由铜雀台头条传媒编辑加）

本期主编：子线